

第一一六一次會議

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九日星期一午後三時紐約

主席：Mr. Muhammad ZAFRULLA
KHAN (巴基斯坦)

議程項目九十二

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之
合法權利(續前)

一. Mr. DADZIE (迦納)：本年大會議程上以題爲“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之合法權利”一項目提出的這個重要的中國正當代表權問題，早在十餘年前就在本組織內討論。於此期內，這個問題並沒有得到解決；相反地，正與其緊急性與日俱增一樣，它亦日益難以解決。

二. 衆所周知，迦納政府對這個問題的立場並沒有改變。事實上，本國代表團曾於一九六二年十月五日在大會發表如下的聲明，重申其立場：

“……我們相信中華人民共和國擁有廣大的人力、經濟及科技資源，能替本組織工作作出積極的貢獻。我們再也不能容許感情衝動、激昂慷慨和離譜不經的演講來模糊這個問題。人民共和國政府的性質與組成和涉及的問題毫不相干；它是一個在中國有效行使權力的政府，並且有力量運用其國家的資源，指揮全國人民來履行憲章所規定的義務。因此，除非它根據憲章有關條款被開除，它和任何其他會員國一樣，有權派遣代表出席本組織。”〔第一一四三次會議，第一七八段。〕

三. 從若干代表團在目前辯論中所作聲明看來，似乎顯示仍然有一種傾向，想要把承認一國政府的問題和該國政府在本組織的代表權連在一起。國際法和通行的慣例一向認爲對一國政府的承認主要是一個政治決定——不論承認國所根據的原則爲何——完全是由每一政府在行使其主權時權衡得失而作成或不願作成的一個政治決定。因此，這是個別單方面的行動，完全屬於作如是決定的政府的職權範圍之內。

四. 另一方面，關於對一國政府在聯合國內代表權的決定則係本組織的集體行動，與本組織各會員國

在事實上或法律意義上對該政府的承認並沒有直接關係。因此，可以說，各會員國完全有自由接受一個與之既無外交關係亦未予承認的政府的代表權，而這種接受決不表示公開或默契地造成承認的事實。

五. 關於這一點，當時的秘書長已於其一九五〇年三月致安全理事會的備忘錄中以極大的權威與信念予以發揚光大，本代表團願向大會推薦該備忘錄中的下列各段：

“如果一個革命政府與一個原有政府分庭抗禮，堅稱它是該國代表，在這種情形之下，所須解決的問題，是該二政府中那一個政府事實上能够運用資源及領導人民去履行會員國的義務。簡言之，就是要看新政府在該國領土內能否有效行使權力，是否受多數人民自然地服從。

“倘若是如此的話，縱然聯合國中個別會員國可以根據其國策認爲有效的理由而拒絕或繼續拒絕承認新政府爲合法政府，聯合國各機關似宜以集體行動承認此新政府在聯合國中代表該國的權利。”¹

六. 現在，那個政府就是這裏代表團宣稱由之獲得其權力的政府，已不再對中國大陸任何一部分行使管轄權。另一方面，有誰還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整個大陸以及若干沿海島嶼上有效行使權力——它這樣做已達十三年之久——或者對它獲得數達六億九千萬中國絕大多數人民十三年經久不渝的服從的這些事實表示任何懷疑呢？如果這是無可置疑的話——這也是顯而易見的——那末一個無法避免的結論就是，只有那樣一個政府纔應該佔據聯合國各機關內的中國席位。

七. 採取另外一種說法就等於否定本組織所依據的整個會籍普及原則，而這個原則又建立在一個先決條件，就是所有參加聯合國工作的成員都必須是各該國家當權政府的真正代表。因爲聯合國並非一個以政治理想相同政府爲限的協會；它必須包括不同，甚至完全相反意識形態的政府在內。當然，有些政府的行爲會遭受聯合國會員國的譴責，但是如果本組織要想達

¹ 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五年，一九五〇年一月一日至五月三十一日補編，文件 S/1466，第二十二頁及第二十三頁。

成憲章所規定的目標，那末若能把所有這些政府都兼蓄並容起來，聯合國的效能必能大大地提高。

八．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本組織內的權利淵源於憲章第三條及第二十三條；中國是聯合國創始會員國之一，且係安全理事會五常任理事國之一。拒絕它享有這些權利，勢將遙無盡期地延長一個不合情理，不自然而又危險的情勢。這些權利是有確實根據的，不管人民共和國政府是否願意或能够履行憲章下的義務，因為這些考慮與本問題無關，且這些考慮祇適用於根據第四條新會員國申請入會的事項。即使這些考慮與本問題有關，一個無可爭辯的事實是，那個政府如果願意的話，必然能够履行憲章的義務，而這種意願則出自於該政府本身的選擇，且可在任何時期作出此種選擇；與此對照，顯然可以看出，在臺灣的對立政府，不論多麼地心甘意願，它已無疑地無力擔負或履行關於中國及中國人民所負的義務。

九．因此，本國代表團堅持一個經審慎考慮的意見，就是不論人民共和國是否愛好和平或者是否願意履行憲章下所承擔的義務，它都有權根據每一其他會員國所根據的同一基礎派遣代表出席聯合國，除非等到它——在這裏也同樣根據任何其他會員國所根據的同一基礎——依據憲章第六條被除名時為止。在這方面，本國代表團很難對若干代表團自相矛盾的言論默不作聲，它們一方面爭辯要把中華人民共和國擯斥於外，其理由是該國的行動違反了憲章所載的原則——而這個憲章對該國而言現在尚無拘束力。在另一方面，這些代表團卻又主張繼續保留若干會員國——例如南非與葡萄牙——的會籍，而該兩國經常不斷違反憲章的事實已使它們面臨除名的邊緣。

一〇．本國代表團對若干代表團關於此問題所持態度特別感覺不安的就是它們這些態度完全決定於它們對人民共和國現行政治與社會制度的不贊同。根據本代表團的意見，這不能作為反對人民共和國要在聯合國內有正當代表權的有效理由；該國的政治與社會制度屬於它自己國內的事務，毫不影響它在國際法或憲章意義下所具有的特質或國格。此外，本組織不僅有若干會員國其政治與社會結構曾經在它們持有會籍的期間內經歷了徹底的改變，而且同時還有若干具有與人民共和國同樣性質制度的國家並存，而這些國家的代表權卻從未遭受詬難。因此，拒絕人民共和國正當代表權這樣一種事態構成了雙重歧視，並且事實上也構成對該國內政的干涉。

一一．此外，還有若干其他必須糾正這種事態的迫切理由，以免噬臍莫及。例如像裁軍或者甚至停止核武器試驗這些問題，如果沒有人民共和國的參加，顯然不可能產生什麼重大的意義。大家都相信人民共和國擁有世界上最龐大的陸軍，現在並具有製造核武器的潛力；大家也都承認，除非它首先派遣代表出席聯合國，它勢必無意參加此類問題的討論，它也不會認為須受就此類問題所達成協議的拘束。前此曾有人提及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七日在日內瓦提出的英美核武器禁試條約草案，² 依據該條約草案某些條款的規定——誠如大家所預期的那樣，任何其他可能通過的條約勢必也要包括類似的條款——如遇非條約當事國之其他國家實施核爆炸時，條約各當事國即可自行認為已解除其所負義務。其影響之所及就是，在經過了多少年的等待，作為普遍徹底裁軍前奏的停止核武器試驗行將達成協議的時候，如果人民共和國開始試驗核武器的話，那末我們的一切希望勢將烟消雲散。

一二．同樣明顯的是，那些關涉到韓國與越南之類的重大遠東問題也不會有切實的討論的。就是其他問題——這些問題本代表團也認為很重要——例如修改憲章、擴大安全理事會及經濟暨社會理事會組成等問題，雖然事實殊可遺憾，也要取決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權利的恢復。同時，它也被拒絕參加各專門機關的工作，衆所周知，這些機關在消除飢餓、疾病、貧窮及文盲等方面正在作出重大的貢獻。再看一看人民共和國廣大的天然與技術資源，同樣地顯而易見，國際貿易及經濟關係的發展勢必因其繼續不參加聯合國的活動而蒙受損害。

一三．人民共和國政府之未能出席聯合國一事，從它曾參加若干具有高度重要性國際會議並作出貢獻的角度來看，益發顯得驚人。難道還用得着我來重提最近圓滿成功的十四國寮國問題談判嗎？這次談判消除了世界上該地區嚴重緊張局勢的根據，如果不是人民共和國的合作，那難道是可能的嗎？難道還用得着我來提起它為一九五四年中印半島問題和平解決的達成所作的貢獻，或者真正要我提一提次年它積極參加歷史性萬隆亞非國家會議這些事嗎？再者，在一九五五年八月至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之間，並在一九五八年九月，美國和人民共和國的代表在華沙進行了直接談判，討論的許多事項中包括臺灣問題在內。

² 裁軍委員會正式紀錄，一九六一年一月至一九六二年十二月補編，文件 DC/205，附件七，O 節。

一四．在所有這些會議和談判中，許多拒絕人民共和國合法權利的政府的代表們一起和該政府的代表參加議事。這難道還不反映一項可惋惜的矛盾現象嗎？它們一方面和一個國家政府締結國際協定，一面卻拒絕它在這個全球性世界組織的代表權，從而否定了該政府履行義務的能力。

一五．本國代表團自然也清楚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其若干鄰國之間所存在的問題。這些問題事實上已引起了敵國政府的重重憂慮，因為我們和這些國家都保有友好的關係，並且特別因為人民共和國與其一個鄰國之間爆發了戰鬭。敵國政府對該兩國一再聲明願以談判方式解決其爭端一事表示感激，但願趁此機會重申其向各該國提出的呼籲，請它們加緊努力，遵循憲章所揭櫫，並經萬隆會議最後公報重申，且載於五大原則內的和平途徑以尋覓解決辦法。

一六．但是這些困難不應容許用來模糊我們對面前問題的判斷。根據本大會的程序，這根本是一項全權證書問題，必須以簡單多數加以解決。

一七．最後，本國代表團堅持我們的意見，就是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之合法權利是一項必要步驟，且係出諸於客觀與現實觀念以謀改善國際情勢並解決許多國防問題的唯一步驟。它將在憲章範疇之內加強和平事業與國際合作。

一八．這些便是決定本國代表團對決議草案[A/L.395]以及就本項目可能向大會提出的其他提案所採態度的考慮。

一九．Mr. HUOT SAMBATH (柬埔寨)：中國在聯合國代表權這個問題未獲解決，已拖延得太久了。中國已經是聯合國的一個會員國，並且據有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席位之一。現在的問題是兩個政府——北京政府或臺灣政府——之中哪一個有權出席安全理事會、大會以及聯合國其他各機關。

二〇．中國代表權問題是一九四九年秋季第四屆會時首先在聯合國中提出來的。一九五〇年第五屆會大會以三十三票對三十六票否決了印度決議草案，³該草案建議將臺灣所佔據的席位交給北京。次年第六屆會時，大會案前有一項請求將中國代表權問題列入議程的提案，但大會決定將該問題遲延一年討論。⁴

³ 參閱大會正式紀錄，第五屆會，全體會議，第二七七次會議，第八段。

⁴ 同上，第六屆會，附件，議程項目七，文件 A/1950 and Corr.2，第六段。

二一．這便是所謂延宕策略的開端，那些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用了這個策略能够年復一年地把這個問題的討論推延到下一年凡十年——從一九五〇年至一九六〇年——之久。這種延宕策略起初有很多追隨者，但從那時起卻逐漸地失勢，一九六〇年主張遲延討論的決議案[一四九三(十五)]僅以四十二票對三十四票微不足道的八票多數而通過。最後，一九六一年中國代表權問題纔列入大會議程。經過了劇烈的辯論之後，准許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的提案以四十八票對三十七票遭否決——這次還是微弱的十一票之差。

二二．因此現在是一九五〇年以來大會辯論中國代表權問題實體的第二次。柬埔寨代表團歡迎此次辯論，我們希望它能解決這個對本組織前途極度重要的問題。

二三．柬埔寨對中國代表權問題的立場是人人所周知的。它經由其派駐聯合國的各個代表團，特別經由其可尊敬的國家元首諾羅敦西哈努克親王，曾連續不斷並強有力地發言贊成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入會。大會如果容許我的話，我要宣讀諾羅敦西哈努克親王以柬埔寨人民的名義致大會第十七屆會函中的若干片段。

二四．關於中國入會問題，諾羅敦西哈努克親王說：

“持續地把中國擯斥於外似乎一年比一年地更顯得不正常。日益增多的小國家現已擔負起審議世界問題並為之尋求解決辦法的重大責任，而這些權利和責任卻仍然沒有給與一個擁有七億居民——佔全體人類五分之一以上——的國家。這是一種不正常、不公道而危險的現象，對我們大會的聲譽有損無補，如任其賡續，最後終將使其名譽掃地。”

二五．如果世界人口五分之一沒有經由有效控制中國的那個政府代表出席本組織，聯合國能不能說是一個普及的機構呢？我們相信聯合國應該是一個真正普及的組織。聯合國應該忠實地代表現在這個樣子的世界，而不是像若干會員國想要的那樣——一個應該那樣子的世界。換言之，建立一個負責維持法律秩序的普及機構，實乃一現實政治事項。凡是有能力履行憲章義務並承擔這方面責任的一切國家都應該有權加入為會員國。此項承擔按會員國身份所負責任的能力乃係為加入聯合國所規定的唯一條件。

二六．如果我們研究一下目前爭論的實質，我們就可以看出，建立一個維持法律秩序的普及機構的困難，與其說是起源於兩大國家集團，對此機構究應採取何種形式存有什麼基本上的意見不合，倒不如說是起源於大家對各國是否準備並願意接受一個國際機關強加於其會員國的責任抱有疑問的這一事實，因為這個機關對所有國家否認其有發動戰爭權利那種古老的國家主權屬性來維持和平。要建立一種制度而不知道它是否能行得通，實屬徒勞無功之舉；據我們所知，政治組織除非得到大家善意與互信的支持，是辦不起來的，也不會辦得好的，那些簽署憲章的人們有鑒於此，纔認為軸心國家還沒有資格立即加入這個以維持和平為目的的國際組織為會員國。但是聯合國的創始人並沒有背棄他們會籍普及的理想；因為他們從未死死關牢那扇不讓原先受攆斥國家進來的大門，事實上他們網開一面，讓這些國家有加入為會員國的希望和機會。

二七．事實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中保持中立的國家一個跟一個地被准許入會，而以前的軸心國家最後也被批准入會——義大利與奧地利於一九五五年，日本於一九五六年。從那個時候起，大約有五十個新國家加入了聯合國，而從來也沒有人提出它們是不是愛好和平的國家，能不能夠、願不願意履行憲章所載義務等等問題。

二八．為本組織不可或缺的會籍普及原則在一九四五年雖未明確加以規定，但卻是一個人所共認的前提。早在一九五〇年，積極參加美國派駐金山會議代表團工作的美國前國務卿 Mr. John Foster Dulles 曾公開發表聲明說（我們承認這是在他被任命為國務部首長以前所說的）：

“聯合國的一個日益增長的弱點在其缺乏普及性。

“我現在終於相信，如果聯合國大會乃係現實世界的代表，而非僅僅是我們所喜歡的那部分的代表，那末聯合國對和平事業必能作出無上的貢獻。”⁵

這個意見就是對憲章第一條所載聯合國四大宗旨定義的合乎邏輯的演繹。

二九．因為本組織缺乏普及性，所以纔有企圖在聯合國以外舉行的會議上解決國際問題的傾向。關於這一點，諾羅敦西哈努克親王曾經說過：

⁵ John Foster Dulles, 戰爭或和平，第一版，（紐約，Macmillan 公司，一九五〇年），第一八八頁及第一九〇頁。

“我們已經看到，將來也一天比一天多地看到，我們世界和我們文明所面臨最為迫切的問題都在聯合國以外可能產生解決辦法的小型會議上予以審議。寮國問題便是一個例子——我們記得，這個問題一度威脅把戰火帶到東南亞地區，由於越南，尤其是中國，俱非會員國，便不得不於聯國外加以解決。唯有日內瓦會議纔找到了終止衝突並使寮國遵循中立政策的一個圓滿而現實解決辦法。”

三〇．我要補充一句，在寮國問題日內瓦會議，⁶同在中印半島問題日內瓦會議上⁷一樣，我們的西方朋友們，特別是我們的美國朋友們，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代表同坐一張桌。在那次會議上，雙方都作出了誠懇的努力，其結果東南亞各紛擾的地區俱恢復了和平。有鑒於這項圓滿的經驗，敝國希望西方世界可以理解：一個在聯合國內有代表權，並因其權利得到承認而負擔起國際義務的中國，比起一個因受人排擠不能參與重大事務決定，國家自尊心受到傷害，而又對任何人都都不負責任的中國來，實不知要好多少倍。

三一．中國代表權問題的另一重要方面就是它對世界重大事務的影響，其中最主要的計有裁軍、停止原子試驗及核及熱核武器之傳佈等。就好像吾國國家元首諾羅敦西哈努克親王所說：

“此外，誰能想像裁軍問題可以沒有中國參加而獲得解決嗎？人們又怎樣能够想像，一個擁有龐大陸軍並且很快就要成為核子國家的大國可以接受任何不准它參加的會議所通過的決議案呢？”

三二．即使大國間已就裁軍問題達成了協議，人們不禁要問，像這樣一項協議，既沒有中國參與其事，又聽任它自由調兵遣將並從事原子試驗——換言之，不承擔任何國際義務——到底還有什麼價值。

三三．關於若干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士所提出的愛好和平國家的理論，諾羅敦西哈努克親王曾說過：

“若干國家曾以該國侵略成性為理由反對中國加入聯合國。柬埔寨為中國緊鄰，卻從未經歷任何此種侵略；相反地，柬埔寨飽嘗若干身為聯合國會員國國家侵略之苦已有多多年。我們還可補充

⁶ 解決寮國問題的會議，一九六一年五月十六日至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三日舉行。

⁷ 恢復中印半島和平問題日內瓦會議，一九五四年六月十六日至七月二十一日舉行。

一句，當我們遭受鄰國威脅、武裝入侵以及企圖併吞之時，中國總是堅定不移地給予我們慷慨無私的支持。中國的這樣做，大大有助於保衛亞洲和平以及身受帝國主義與思想仇恨之害的小國人民的自由。

“也有人提到中國與印度之間的邊界困難；但是，吾國雖然也面遇類似的問題，卻仍然主張越南的兩個國家即使在尚未統一以前，亦應准予加入聯合國。印度和中國都是我們兩個最好的友邦，我們想要向大會指出，印度政府非常令人敬佩，每年都維持它支持中國入會的立場，因此，若干國家顯得比印度自己更關心印度的利益，殊令人詫異不已。”

三四．那些使用中國侵略成性為理由的人們是以憲章第四條為其理論根據的。憲章第四條應該怎樣加以解釋呢？該條第一項稱：

“凡其他愛好和平之國家，接受本憲章所載之義務……確能並願意履行該項義務者，得為聯合國會員國。”

三五．整個爭論就環繞着“愛好和平之國家”這個辭句。正如我已經說過，本國代表團認為，聯合國創始人之所以使用這一個辭句，不過在想把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內與同盟軍作戰的所有國家暫時攆斥於外而已。換言之，我們反對選擇概念，因為依照我們的意見，這種概念構成對憲章精神與文字加以限制性的解釋。這種解釋和選擇概念，日益不得人心，而同時贊成准許中華人民共和國入會的會員國數目卻與年俱增。

三六．現在有明顯與日益增多的迹象表明，即使美國的某些方面人士，也一天比一天地公開承認不可能也不應該永遠把中華人民共和國攆斥於聯合國之外。若干年前西方國家用以反對討論中國代表權問題和現在用以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入會的論據是說中國在內政與外交方面的行為均違反憲章精神與文字，這個論據正日益失勢。一天比一天多的會員國都認為，那種論據不能作為繼續孤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並使之居於國際社會以外的理由。

三七．但是，那些同一方面的人士，固然向無可避免的事實低頭，正準備着一條退路。他們宣佈一項“兩個中國”的理論，以防中華人民共和國萬一加入聯合國。但是這種理論已被中華人民共和國以極其健全

的法律理由加以斷然拒絕。關於這一點，諾羅敦西哈努克親王於其函件中曾說：

“某些國家終於同意中華人民共和國入會，祇要那個所謂蔣介石的中國也保持其在聯合國內的席位的話。這樣一個解決辦法既不符合邏輯，也不符合法律和正義。現在我們有兩個德意志、兩個越南和兩個韓國；但是沒有任何人可以憑良心說有兩個中國。蔣介石特級上將曾‘統治’中國多年，但無可置疑地，他的政權已被全體中國人民所驅逐消滅。誰也不能否認，毛澤東主席與北京政府的權力完全來自人民的意志。同樣地誰也不能否認，逃到臺灣的蔣介石‘政府’如果沒有一個強有力外國的軍事保護——那種保護使這個僅代表它自己的政權喪失了任何合法性的外形——將無法立足該島。

“我們還聽到支持兩個中國理論的另外一種論據。據他們說，臺灣並不是屬於中國的島嶼，如果北京政府代表中國出席聯合國，那末蔣介石政府應該代表福摩薩國。

“這實在是荒謬絕倫的論據。如果福摩薩不是屬於中國的島嶼，那末我們憑什麼理由可以准許那個政府的代表從一九四九年以來一直以整個中國的名義出席聯合國呢？我們是不是得到這樣一個結論：聯合國已經核可一支外國軍隊（蔣介石軍）佔領一個獨立的領土呢？那些想要不惜任何代價來挽救蔣介石政權的國家實在不能一方面說福摩薩不屬於中國，而同時又承認一個中國公民把它作為中國一部予以管理的權利。臺灣島顯然是屬於中國的，既然如此，它就應該由中國唯一合法政府，也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來管理。

“把臺灣島移交給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無可避免的，也是一項緊急需要。在洲際導彈、原子潛艇和其他新發明的時代裏，美國實在沒有必要在那裏維持一個‘戰略基地’。美國和它的自由世界盟國可有一個以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之合法權利並將福摩薩交還中國的行動來表達它們對和平的願望的機會，這既無損於其利益，又不危害其安全。”

三八．這個問題還有另外一個方面也值得加以研討。這一方面特別關涉到聯合國的各個新會員國。它涉及聯合國各機關，特別是安全理事會與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擴大組成的問題。

三九．當聯合國於一九四五年成立之時，它祇有五十個會員國。現在它有一百一十個，即兩倍有餘；自然，各個機關的組成應該相應地予以擴大。這便必須修正憲章；依據憲章第一百零八條的規定，顯而易見，如無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之一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同意，任何憲章的修正皆不可能。這就要引起那個造成新會員國許多困難的頭痛的否決權問題。有些國家主張，新會員國應該爲了它們的合法要求而設法去討好安全理事會的某些常任理事國。這樣一種態度絕對是不合情理的，因爲當憲章起草之時，顯然有意要使五個常任理事國經由保有否決權而較諸其他會員國居於優越地位。

四〇．最後，我要重提諾羅敦西哈努克親王函件下下列片斷來結束我的發言：

“在過去一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東南亞和平之維持以及對寮國人民獨立、充分主權與國際承認之中立等神聖權利之重建，曾作出極其積極的貢獻。中國與美國的外交官曾爲此項寮國協議的擬訂並肩工作，其結果令人非常歡欣鼓舞。可是今天美國拒絕與它同席討論那些與締造和平世界攸關的重大問題。這種排斥主義已經掃除了最近日內瓦會議在全世界各地所造成的希望。

“如果這一年聯合國再度拒絕中華人民共和國入會並拒絕立即驅逐臺北政權，那末我們深信這樣一種態度將受到歷史的譴責，並且被認爲是造成史無前例的國際失敗的起因。”

四一．Mr. ROSSIDES(賽普勒斯)：本國代表團對本項目的立場已在我去年所作聲明〔第一〇七七次會議〕中徹底加以闡明。我們的立場繼續不變：那就是我們認爲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以及過去十五年內從未中斷的存在是現實，聯合國不能予以忽視。北京政府業已有效地控制中國大陸，係有權在聯合國內代表七億人民的唯一政府。就裁軍問題及其有關事務以及一切較廣泛的國際問題而言，一個幾乎代表全球人口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政府的積極參加是必要的，實乃不能再予忽視。

四二．聯合國內代表權問題必須遵循兩個主要原則：首先是會籍普及原則，次之爲維持和平之共同目的及和平解決爭端之原則。就會籍普及的意義而言，聯合國的精神在於兼容並蓄，而非攆斥排擠。所有國家，所有人民都應該有代表出席。因此，中國大陸人民也應該在聯合國內佔一席位。

四三．從共同目的這一方面來看，大家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否也贊同維持和平這一共同目的的意見頗不相同。那些否認它具有和平意圖的人士，爲要證明他們的論點，曾提及它過去的紀錄。據我們看來在此發展中世界上單憑任何民族或政權的過去紀錄，不足以作爲把它排斥於聯合國外的理由。我們大家都在變。我們實在不知道以往所發生的事以後還會重複。

四四．重要的是一個國家目前對聯合國原則的態度，尤其是它將來在聯合國內政策的發展。在這一方面，鑒於聯合國內所發表的意見存有分歧，本國代表團曾於去年表示有必要讓北京政府就其對聯合國及聯合國憲章及其對世界和平所持立場發表一項明白而明確的聲明，在此當然要適當計及該國政府在世界事務中實際行爲的表現。我們這樣說，完全承認這不是一個新會員國入會的問題，因此也決不引起一項正式宣言的問題。儘管如此，我們深以爲憾者就是正當討論這個問題之時，中國軍隊以一種很不幸的戰爭姿態正在印度領土內推進。

四五．印度代表 Mr. Chakravarty〔第一一五九次會議〕一方面形容中華人民共和國軍事進犯印度之舉乃一赤裸裸的侵略行爲，一方面又在他那篇動人的演講中指出有必要讓北京政府派遣代表出席聯合國，以使它能够受到這個世界組織和憲章的薰陶，從而遵循一種維護和平並以和平方式解決爭端的政策。另外還有些人則發表相反的意見。因此，這似乎就引起了一個問題：聯合國究竟要有多麼強的力量纔足以有效影響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策，如果它有代表出席聯合國的話；或者相反地，中華人民共和國究竟要參與聯合國到怎樣一個程度纔可以證明它在聯合國內的影響是一種建設性的或是不良的影響——而其後果所及的範圍現尙無法予以逆料。

四六．在這裏，我們的基本看法和我們的信念同樣地是：聯合國精神必須勝利且必能勝利，因爲這種精神順應天下大勢之所趨，而天下大勢正朝向一個有秩序的和平新世界邁進，而非倒退到漫無法紀、烽火連天的舊世界。

四七．由於科學的進步，世界已從一百年前的政治和社會概念又向前邁進了一步。不管這些概念在當時被認爲多麼的前進，除非它們能適應核子時代的新條件和我們時代的精神，它們現在便要變成陳舊落伍的東西。用戰爭來達成目的的想法，由於核子武器的

徹底毀滅性，現在已經是不切實際了，而以此為基礎的一切政治思想也必然是陳腐不健全的。道德原則卻並未隨歲月而有所改變，因為這些原則的力量導源於宇宙法則本身。社會教條與政治學說不能在瞬息萬變的世界上僵固不化，一成不變。它們必須善自適應生活的新環境。因此，我們深信中華人民共和國終將認識到有必要與世界其餘部分作誠懇而和平的合作，以謀在此休戚相關的時代內為人類的共同利益作出貢獻，並深信中華人民共和國之最終參與聯合國將產生一種建設性而非破壞性的影響。

四八．由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權而引起的許多問題進一步強調有加強聯合國的必要，關於這一件事，我已經在我一般辯論的聲明〔第一一五五次會議〕中詳加論述。關於本項目是否屬於憲章第十八條所稱重要問題的討論，就其性質而言，乃係屬於需要大會多數作出決定之事項。從實質方面來看，誰也不能否認本項目是一個極度重要的事項。從程序上來說，把它看作一個僅需簡單多數的單純全權證書問題，也是無可爭辯的。到底應該對這個問題的實體方面給予較大的份量——這樣就需要三分之二多數——或者對程序方面予以較大重視——那就根據處理全權證書一類事項的一般慣例規則行事——完全是由大會決定的問題，因為大會是它自己程序的主人，並可使其適應每一案件的特殊需要。

四九．大會在審議討論此一事項以後，於第十六屆會決定採用適用於重要問題的程序。既然這個問題去年已經作出了決定，再進一步討論這個問題似乎沒有什麼好處，也沒有什麼用處，特別鑒於在此期間似未發生任何變化足以導致今年產生不同的決定，或足以成為進一步辯論的理由。

五〇．整個中國代表權問題之趨於複雜困難不僅在於該國政權經歷了一場革命性的變更，而且也由於該國領土從那時起業已分裂為二：大陸地區及其極大多數人民處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革命政府之有效管制之下；而另一較小部分主要由臺灣島組成，居民約一千一百萬人，則處於原有的中華民國政府的有效管制之下。這個存在於過去十五年的分裂構成一個不容漠視的事實情勢。使問題益形複雜者在於這兩個政府拒不考慮把臺灣與大陸分開。因此，兩者既不肯承認目前領土分裂的事實狀態，亦不願就此採取行動。

五一．因此，現有兩個各自為政的實體，這個現實在目前情形下，還不能由聯合國反映出來。固然一方

面，由臺灣政府代表中國大陸顯然是不現實的，而另一方面，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代表臺灣居民也與現實不符，因為臺灣一向並將繼續處於另一政府管制之下。

五二．此外，如果聯合國把臺灣當作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看待，而讓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代表代表包括臺灣在內的整個中國出席聯合國，那就無異使臺灣現有政府非法化。這樣一來，聯合國就明白表示並鼓勵由此而在臺灣合法化的唯一當局——也就是北京政府的當局——用武力推翻臺灣政府。我們誠恐其結果將造成危險甚至引起戰爭的情勢。因此，聯合國要是這樣做的話，在某種意義上，實屬有背現實的舉動，而此舉本身即將導致國際危機。不過，事實仍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既然代表世界上一大部分人民，它就必須在聯合國內佔一席位。

五三．就好像我去年所說的那樣，我們要使中國大陸代表出席聯合國的願望和目的也應該顧及現實，同時顧及行動的後果，此種行動如果沒有妥善的事先準備，可能導致對和平之威脅，而維持和平乃屬聯合國主要責任之一。最後，對這個問題現實的考慮顯示十分需要經由談判而達成的事先準備。

五四．有鑒於這許多複雜因素以及牽涉到安全理事會組成的複雜性，我們曾建議在第十六屆會辯論這個項目的期間內設立一個特設委員會來研究這個問題，並把它當作緊急事項予以處理，以期向大會本屆會具報，並提出解決這個問題的具體提案。

五五．從那時起已經過了一年，而這件事仍然未獲解決。因此我們重提那個建議，即設立一個委員會就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權問題向大會第十八屆會具報。就像我在演說開始之初所說的那樣，我們相信這是推進達成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權問題解決的唯一現實辦法，而我們是贊成解決該問題的。

五六．Mr. VASQUEZ(哥倫比亞)：大會現正辯論蘇聯決議草案[A/L.395]，依照那個決議草案，大會將議決“邀請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佔據聯合國及其所有機關內之中國席位”，並“撤換”——在這裏就是說驅逐——身為本組織創始會員國之一的中華民國政府代表。

五七．哥倫比亞代表團為了某些重要的國際考慮，一些以世界情勢的基礎的理由以及聯合國憲章本身所揭櫫的意義(而憲章為國際社會最高法規，對我們大家都具有拘束力的)將投票反對此一決議草案。

五八．在這裏辯論這一個問題實在已經不是第一次了。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的辯論每年都像隆重儀式一樣舉行一次。固然許多會員國在辯論中已詳盡地闡述了它們的立場，但我們還不敢說大會有採取此種步驟的準備，因為承認一個代表團體而不承認另一個團體實屬國際政治上最爲棘手問題之一了。

五九．我們實在難於理解一個單一國家如何可以有兩個被承認的政府。這兩個政府固然可能同時出席大會，但在安全理事會內就不能如法泡製。此外，如果我們選擇驅逐出席本大會中國政府代表的那條程序途徑，像我們案前決議草案所建議的那樣，那麼我們就在一個國家內政事務中同時充當法官和當事人，替它決定事務，並樹立一項新的先例，那就是說，自由行使權利以選舉領導人的不是人民自己，而是外國政府，外國政府決定究應贊助爭權雙方的哪一方——就本案而言，那個決定便是贊助極權主義及專制政治的勢力。

六〇．因此，單獨根據國際法的理由，哥倫比亞認爲目前我們案前的這項決議草案不應予以通過。此外，我們相信今年的世界情勢並不對蘇聯的提案有利。當蘇聯提案提出的同時，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軍隊正在進攻一個長時期以致力和平事業並對和平共存政策作出貢獻而著名於世的會員國——甘地的祖國，一個文化燦爛的國家，而該國的總理，尼赫魯先生，業已譴責其強鄰之黷武好戰。

六一．這個由尼赫魯先生本人所提出的證詞實在足以具體證明中華人民共和國擴張主義與極權主義的野心。此外，中共不是譴責聯合國在朝鮮進行侵略嗎？

六二．蘇聯決議草案向我們提出的時候，也正當整個世界目睹原子武器在共產主義國家全力支持下散播到卡里比安地區而引起大浩劫的時候。依照我們的意見，決不能把目前正在討論的這個項目與受到國際關切的各事項分開，也不能漠視中華人民共和國正竭盡全力把共產主義宣傳的有害影響，特別是訓練游擊隊的教材，傳播到西半球來的這個事實。准許這樣一個國家加入聯合國，依照我們的意見，就等於意想不到地並毫無正當理由地批准中共在中南美洲所進行的宣傳工作。

六三．我們必須十分肯定地指出，目前環繞着這次辯論的環境並不利於准許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

國的動議。但是，即使我們迄今爲止所提出來的理由還不足以使大家信服的話，我們還有敝國代表團長久以來就已經在這個國際講壇上提出的其他論點。我們認爲必不可少的是，聯合國憲章第四條所規定的各項條件——目前北京共產黨政府還沒有符合這些條件中的任何一條——必須嚴格予以遵守。這些條件是：“凡接受本憲章所載之義務，經本組織認爲確能並願意履行該項義務”的國家得加入聯合國爲會員國。

六四．我們無法確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有任何和平的意願，相反地，它堅定不移、一意孤行地執行領土擴張政策，並支持危及遠東國際安全的各種軍事行動。則爲吾人所周知。我們也沒有任何可以使我們信服該國具有和平意圖的文獻證據。

六五．憲章第四條對入會祇規定了很有限的條件，但是根據我們的意見，這些條件是必不可少的，如果將其置若罔聞，則無異公開違反憲章規定。這就是我們的一般立場。

六六．本組織的創立在於避免戰禍、維持國際間之正義，並保證在正義條件下維護人權及全球人民之迅速進展，哥倫比亞的最高希望就是能看到本組織會籍普及的達成。由於新國家——主要是在非洲——的紛紛興起，朝向會籍普及這個目標又有了大踏步的邁進，這些國家的入會曾得到我們投票支持，也得到我們對全球愛好和平人民——不分其在此出席的各個不同政治及社會制度——共同命運的信念的支持。聯合國必須有充分的普及性，我們毫不懷疑本組織有達成這個目標的能力。

六七．依照我們的意見，聯合國構成一保證國際安全之維持普遍願望之協調中心。會員國接受共存的某些規則，並表示願意遵守和平解決國際爭端的程序。我們看不出中華人民共和國具有爲了國際安全的利益而合作的這種願望，也沒有願意服從法治以及互相遷就的意向。如果它根據它自己的定義是一個想要摧毀整個權利與義務的革命國家的話，如果它那龐大的人力資源——關於這一點我們是深信不疑的——被共產政權組織起來用以執行軍事任務的話，我們怎樣能夠說它已經履行了聯合國憲章所規定的條件呢？

六八．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決不祇是簡簡單單的一件程序事項，或者簡簡單單地讓一個代表團到本大會堂來出席的禮節安排。由於它本身性質使然

這是一個涉及聯合國非常嚴重爭端的嚴重法律和政治問題。

六九．哥倫比亞不相信准許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的時機已經來到。將來這個問題也許會出現新的因素，也許可以找到新的解決辦法。但就目前而論，這個極權主義國家所奉行的黷武好戰政策，其對亞洲所持態度及其在中南美洲所產生的不良影響，在在使它不配享有我們賦予那些獻身和平、尊重國際法並致力於聯合國所宣揚的正義理想的國家的榮譽。

副主席 *Mr. Auguste* (海地)，代行主席職務。

七〇．*Mr. QUIÑONES* (瓜地馬拉)：瓜地馬拉代表團在考慮准許毛澤東政權加入聯合國這個問題的時候，完全忠於聯合國憲章文字與精神，把大國的利益置諸不顧，並純粹以能夠看到國際法原則勝過用武力造成既成事實的願望為出發點。基於此項立場，我們認為有責任心平氣和地來分析一下我們憲章中與本問題有關的各項規定。

七一．首先，我們注意到那些支持准許毛澤東政權入會並隨而將中華民國政府開除的人們都強調這一個步驟對整個世界，而尤其對他們自己，是具有極度重要性的。但這並沒有阻止他們不來大放厥詞，硬說這個問題並非屬於憲章第十八條意義下的重要問題，而純粹是一個全權證書事項，因此可以用簡單多數決定加以解決。

七二．這樣一個矛盾結論與第十八條的規定不相符合，該條把“安全理事會非常任理事國之選舉”與“會員國權利及特權之停止”列為重要問題。支持這個行動的人們如果不是想要停止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之一的中華民國的權利及特權，另有何求？如果選舉一個安全理事會的臨時理事國是個重要問題，那末我們怎麼可以把在萬一不幸有利於毛澤東的時候更換一個常任理事國的決定說成不重要呢？

七三．這是一個一般原則：就是最低限度所要求同樣也必須是最高限度所要求的。因此，很明顯的，這個問題重要與否的討論，並非如若干代表所說那樣，乃一詭辭狡辯之舉，相反地，卻是把憲章中一項明白而確定的條文付諸合理施行而已。

七四．就這件事的實體而言，有些發言人曾激昂慷慨地援引了現實，不過，那是單方面、被歪曲了的現實。對這些辯護人來說，唯一的現實是毛澤東政權控制了若干億人，因此它是中國的唯一代表。但是真正

的現實並不相同。毛澤東的信徒們得到另外一個大國的援助，並完全在它控制之下行動，揭竿而起，反對他們的合法政府，但卻未能把它打倒。他們想要在這裏——除了用武力以外並無其他的根據——替代那個政府。這是我們所不能接受的。合法政府的代表和我們一起在此出席，不管它有多少次被人稱為“神話”或“虛構”，但事實是：這個政府是存在的，它現在這裏，它的真實性是不容置辯的。因此，那些以武力——即使用了“現實”這個比較好聽的字眼——為辯詞的人最後還是捧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

七五．以聯合國創始會員國資格簽署憲章的國家是中華民國。身為安全理事會理事國之一的國家也是中華民國。這個國家從未停止生存；現在它還充分存在，它是一個合法政府，它有領土、它有居民，而最重要的，它是法理上的正統。因此，這實在和那些卓越的毛澤東辯士們在此編造的邏輯，說什麼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也就是說毛澤東政權，在聯合國的正常地位應予恢復的論據，完全背道而馳。怎樣能夠恢復它的地位，如果它根本沒有有過任何的地位可言呢？事實真相是他們現在想要使那個政權來竊據中華民國政府合法佔有的地位，為了這個目的，他們不惜捏造許多惡毒的謠言，例如說中華民國政府是一個神話，是一個騙子。

七六．但是，怎麼能夠說一個真正存在的東西是神話呢？我們又怎麼能夠說一個維護法統並祇要求他不被出賣的人是騙子呢？從這些捏造的謠言中可以明顯看出，因為真實的理由並不存在，所以便不得不採用偽造的理由。祇有當缺乏雄辯的真理的時候，人們纔需要從事捏造虛構，祇有當雄辯的理智不復存在之時，人們纔需要出言不遜，反唇相譏。

七七．那些替毛先生和他的政權辯護的人們痛心疾首地拒絕接受兩個中國的理論。事實上，也祇有一個合法政權，那就是現在臺灣的政權，祇有那個政權纔是並將繼續是聯合國的會員國。另外一個政權祇係企圖顛覆合法政府的一支武力而已。這個顛覆運動還沒有被撲滅的事實並不意味着它的法律地位已有所改變。那祇能說到目前為止，它還十分強大。但是，我們在這裏的目的是要高舉法統的大纛，而非任其向武力屈服；如果有朝一日終於發生這樣的事，那末我們大會的尊嚴便要蕩然無存，聯合國也從而喪失其存在理由。

七八．另外還有一個以百折不撓大可用來做更好一點事情的精神而提出的理論，說除非我們願意接受一個武力政權尤甚於一個法統政權，我們便無法解決對聯合國極端重要的許多問題。

七九．不過，問題是：向武力屈服是否能夠使我們解決這些問題？我對那個問題的答覆是：絕對不會的。如果我們接受炫耀一下武力就可作為法統的標誌，那末我們還有什麼原則可以反對它呢？我們面前的問題不是決定這兩個政權之中哪一個比較強大，而是要決定哪一個合法。那個合法的政權，那個代表中華民國的政權就是建立在臺灣的那個政府。

八〇．有人企圖不顧事實的真相，把毛澤東政權套上最愛好和平的外衣。那末，為什麼還要偷偷摸摸地授意大家說，約束那個政權侵略衝動的最好辦法是把屬於中國合法政府的席位交給它呢？那些認為毛政權和平成性並為了合法性及正義的利益而主張准許毛政權加入聯合國的人們會不會提起進犯印度這件事？如果我們寬宥並鼓勵這一類的情事，那末我們在聯合國本身內勢必也要寬宥類似甚至更為惡劣的其他情事。我們決不樂觀——真正天真——到那樣程度以致相信毛政權之加入本組織會改變它的侵略本性。相反地，它會把這件事看作是強權戰勝公理的一大勝利，它們的宣傳更要把這次勝利吹捧上天，從而使全體人類惶恐側目。

八一．本國代表團認為准許一個以武力為根據的運動——不論它是多麼地強大——入會並同時驅逐一個合法政府，那將構成對我們憲章的否定，並破壞本組織的法律與精神基礎。

八二．Mr. VOLIO JIMENEZ(哥斯大黎加)：我們在再度辯論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問題，我認為沒有必要用太多的字句來說明哥斯大黎加的意見。我們的立場已盡人皆知，也沒有發生什麼事情使我們改變立場。

八三．在這裏提出了兩個主要論據以支持此一提案：首先，准許中共入會將使聯合國能夠約束該國惡名遠揚的侵略態度，次之，把一個世界最大國家之一且係人口最衆多的國家攆斥於外，實有違聯合國會籍普及原則。

八四．本國代表團認為，這些論據本身即已雄辯地暴露這個替北京政權提出來的案件的弱點，而同時卻加強了我們反對這一案件的人們的地位。

八五．但是，在不否認聯合國的基本特性這一條件下，我們能不能准許一個以憑藉武力並漠視國際法為其外交政策基礎的國家入會——僅僅為了要約束它的那種政策而讓它入會呢？聯合國並不是一個感化會員國行為的機構，而卻是集中所有會員國最優秀品質及其整個文化傳統的場所，來替全體人類服務，以便把它帶到最高命運的境界去。一個恬不知恥以戰爭作為其實現擴張野心主要工具並且正當我們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進攻一個聯合國會員國的國家，絕不能簡簡單單地為了要討好那些相信紅色中國的國際行為會經由加入聯合國便可感化的人們而讓它入會，而它的入會不可能不違反本組織的宗旨的。

八六．敝國也同樣地不能接受以中共統治下那個國家領土範圍及人口為基礎的論據。那些並不是一個國家加入聯合國條件；所必需的條件卻在於確實無訛的尊重憲章態度的明證，以及與此種態度相符的生活方式。在本組織存在的十七個年頭裏，敝國外交事務的進行顯然完全符合憲章原則。如果哥斯大黎加和其他小國都已經這樣地做了，那末大的國家就更其應該以身作則，假使它們想要加入這個最重要國際組織為會員國的話。

八七．本國代表團想要強調一項非常重要的事實，就是這次准許中共加入本組織的企圖，正如過去曾嘗試多次的那樣，事先關係國家並沒有親自前來申請——而更為重要的——也沒有提出保證履行聯合國每一會員國所必須履行的義務。誰也沒有提出明白的保證，如果被批准加入後，該國會竭盡全力以免後世再遭戰禍。同樣也沒有重申基本人權、人類尊嚴與價值之信念。我們未曾聽到贊成力行容恕各國和睦相處的呼聲。我們也未曾聽到尊重由國際法淵源而起之義務的聲明。相反地，爭取准許紅色中國入會的理由完全建築在它那強大武力的基礎上，儘管它反覆多次地漠視人類所有的這些崇高目標。我們還有許多反對准許中共入會的其他理由；這些理由已在這次與以往各次辯論中詳加列舉。但是本國代表團祇想對那些贊成中共入會的人士在這次辯論中極其強調提出的一兩點論據作一些評論。

八八．我們深信，大會將如過去一樣，定會否決這個決議草案[A/L.395]，從而重申准許一個國家加入聯合國乃係一項極為重大的行動，而聯合國的會籍祇能給予顯然能夠履行憲章宗旨與原則的那些充分合格的國家。

八九．在這一方面，如果從它的外交政策來加以判斷，北京政權顯然不能尊重這些宗旨和原則，因此，哥斯大黎加將投票反對中共加入聯合國。

九〇．Mr. SOSA RODRIGUEZ(委內瑞拉)：大會現在第二次審議中國在聯合國代表權問題的實體及其涉及的實際問題。本國代表團已於去年明白表示其對該問題的意見，並宣稱它反對開除中華民國政府，並反對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予以替代。我們那個時候所提出關於採取此種立場的理由，依照我們的意見——尤其是今年——依然認為正確不移，本人要向大會簡短地加以摘述。

九一．我們面前這個問題起源於目前有兩個中國政府存在的事實：一個中華民國政府，存在於福摩薩島上，並對該島一千二百萬居民行使充分管轄權，以及另外一個建立於中國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這便引起了對這個問題的兩種不同的處理方法。第一種辦法是以准許中共加入聯合國的形式提出的，業已使大家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加入本組織為會員國的資格引起了辯論。第二種辦法則簡簡單單地把這個問題看作是一組全權證書替代另一組全權證書的事項；這就是蘇聯向本大會提出的決議草案[A/L.395]所反映者。本人願就這個問題的兩種處理方法分別予以研討。

九二．如果我們像許多以前的發言人那樣，把這個問題當作中華人民共和國入會問題來加以研討的話，那末這就成為一個要決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事實上是否有資格入會為會員國的事項了。那些極力主張該國入會的人士們所提出的主要論點在於：既然聯合國是標榜會籍普及的組織，如果把一個擁有六億以上人口、幅員廣袤的國家攆斥於外，實屬不合情理。

九三．也有人說，因為一個國家是共產國家就不准它加入本組織，實在有欠公道，同時，一個國家的社會或政治制度不應該和該國加入為會員國的問題有任何牽連。

九四．本人對這些論據的答覆是：這件事係由憲章第四條及第六條的規定所決定。第四條明文規定一個國家如欲成為本組織會員國所必須履行的各項條件，第六條則規定會員國中有違犯憲章所載之義務者，得將其由本組織除名。其意義何在呢？意思就是說聯合國所標榜的會籍普及，並不是無條件的而是有條件的會籍普及。凡未能符合憲章所規定各項資格的任何國家皆不得加入本組織為會員國，任何違犯憲章所載

義務之會員國得將其除名。這就是說，憲章的目的固然是會籍普及，但它並沒有對我們說所有國家，不論其行為表現為何，皆可成為本組織會員國，而另一方面，它卻規定：如欲加入為會員國，它們必須遵守某些行為準則並尊重憲章所揭櫫的某些原則。

九五．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情形又怎樣呢？我們看到把它譴責為韓國侵略者的判決現仍有效，而它還繼續干涉越南、寮國與西藏。去年的情形即已如此；今年，我們則親眼目睹它對印度進行公開干涉與軍事襲擊。這樣的一個國家怎能被稱為愛好和平呢？這樣一個國家或政府難道會符合第四條所規定的各項條件嗎？我想目前正在印度發生的情事可以提供這些問題的答案。

九六．如果憲章規定一個擁有一定數量人口或一定面積疆土的國家就可當然成為本組織的會員國，也許另當別論。但憲章並未作如此規定。憲章要求尊重其所載各項原則，其中包括國家必須愛好和平的一項原則。因此，我們覺得，鑒於其對印度的攻擊，去年使我們投票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的各項考慮，今年格外有效。

九七．本人還要指出，在這裏並沒有因為中共的政府是共產主義政府而取消了它入會資格的問題，事實上我們聯合國裏有好幾個共產主義政府，它們完全有權入會為會員國。我們所不能容許的是讓一個顯然不願意尊重憲章所載各項原則的國家加入為會員國。我們反對它入會，不是因為它是一個共產主義政府，而是因為它不尊重憲章所載各項原則。

九八．現在本人要談一談對這個問題所抱的另外一種看法，意思就是說，這是一個簡單的全權證書問題。這就是蘇聯決議草案所採的態度，它認為中國已經加入了聯合國，因此，問題是：由哪一個政府來代表該國。

九九．關於這一點，本人想要指出：中國國民政府仍然在中國領土的一部分行使充分管轄權，承認它(國民政府)的政府數目較承認中共者為多，它(國民政府)履行了憲章下的一切義務，並且自從聯合國成立以來一直代表着中國。因此，它並不是一個完全從中國領土上消失掉的政府，也不是對中國絲毫沒有管轄權的政府。

一〇〇．我們的意見——從第二個觀點來看這個問題——已在上一屆會〔第一〇七七次會議，第一〇七

段至第一〇九段]由本國代表團加以說明,今天這些意見依然一樣。本人要趁此機會引證一下我們其時對這個問題所說的話:

“[把這個問題當作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直接替代中華民國政府代表該國出席聯合國的問題來審議]就等於承認:要准許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就一定要事先或同時把中華民國驅逐出去不可。

“不過,我們不認為准許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為會員國的問題可以僅僅當作全權證書問題來處理。意思就是:為了准許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只要承認該國政府代表的全權證書合格並自動宣告中華民國代表的全權證書無效就够了。換言之,我們不相信能夠不顧憲章第四條的規定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實際已代替中華民國政府成為中國的政府,而准許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為會員國。那是能夠這樣做的,如果中國也和聯合國若干會員國一樣,因革命而誕生的政府已在全國領土上代替了前任政府。在如此情形下,誠然聯合國絕不干預那個新政府的行動、意向或素質,不能要那個國家重新申請入會,唯一可做的事就是接受那個新政府,以它代表那個國家。如果不這樣做,就等於干涉一個國家的內政,這顯然是憲章第二條第七項的規定所禁止的。

“不過,就中國一案而言,情形則非常不同:現在有兩個不同的政府,每一個政府在其所佔有的一部分中國領土內行使充分的主權。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中國大陸上行使充分的主權;中華民國政府則對完全屬其管轄的福摩薩和澎湖羣島行使充分的主權。此外,中華民國政府與許多國家維持正常的外交關係,數目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維持外交關係的國家為多。因此,聯合國不能武斷地剝奪中華民國政府的主權,而將一千二百萬左右人民交給另一政府,後者雖然可能是在中國的所有其餘領土上行使主權,但現在和過去都未在福摩薩和澎湖羣島行使主權。如此不顧那些羣島上的居民們自由決定本身命運的權利乃是與憲章原則不符合的。將那些有口難辯的人民交給一個從未以尊重人權著稱的政權,遂有遭受報復的可能,也不是一件合乎人道的事。”

一〇一. 基於我剛纔所述理由,本國代表團認為在目前情況下,准許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殊不

適宜。此外,它也認為沒有充足的政治或法律理由將中華民國從本組織除名。

一〇二. 因此,本國代表團將投票反對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提出之決議草案[A/L.395]。

一〇三. Mr. KISELEV (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大會討論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合法權利這個問題已是第十三次了。美利堅合眾國獲得對其附庸國家加施壓力的協助,曾於過去十二年內極端藐視公認的國際法行為準則與聯合國憲章原則。美國不願意允許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完全是因為恢復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權利,就是要意味着從該國領土——從臺灣島——撤退。

一〇四. 美利堅合眾國侵略武力在得到蔣介石集團奴顏婢膝的輔助之下,正在利用臺灣作為他們撲滅亞洲國家民族解放運動以及可能進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強大堡壘。把蔣介石傀儡保留在聯合國內對美國侵略集團也是有好處的,因為這將保證美國在所有本組織的機關內多一張選票。

一〇五. 美國政府並不想離開臺灣,因為這樣一來就無異把美國在中國革命勝利以前為了維持中國反革命軍隊並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為了武裝蔣介石份子以及在臺灣建造軍事基地而耗費的億萬美元,最後全部一筆勾銷。

一〇六. 根據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三日“美國新聞及世界報導”這份美國雜誌極其不完全的資料,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美國對國民黨集團所提供的所謂“援助”計約四十億美元。美國政府仍然懷抱着恢復中國老秩序並將中國大陸變成美國私有領域的希望。

一〇七. 臺灣島及其一千一百萬居民已被蔣介石集團雙手奉獻,成為美國壟斷企業的掠奪物。根據臺灣報紙“聯合報”一九六二年一月的報導,所有電子、石油、造船、冶金、機械及水泥製造工業都在美國資本控制之下。就電機製造工業而言,資本總額的百分之七十四屬於美國公民,而石油工業的數字則為百分之八十七點五。美國投資者可以免稅三至五年。因此,目前蔣介石傀儡政權簡直就是美利堅合眾國殖民統治該島的一種形式表現而已。

一〇八. 十二年以來,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連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以及那些以普通常識為其政府指導方針並計及國際現實情勢以形成其政策

的國家一貫主張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內被非法剝奪的權利。

一〇九．敝國認為，並一向認為，代表中國這個偉大國家出席聯合國及其所屬機構的權利，專屬於唯一合法承繼本組織創立時即為聯合國會員國之革命前中國所負權利與義務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一一〇．一天比一天多的新國家都得到機會來參加聯合國的活動，到今天，會員國已增至一百一十個。但很不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仍在本組織之外。祇要一天這種不正常的現象繼續下去，聯合國就不能說是反映現今世界的真實情況。

一一一．我們實難理解那些年復一年投票把蔣介石傀儡保留在聯合國內並拒絕中華人民共和國取得其參加本組織權利的代表團所持的想法。

一一二．這些代表團中之一就是喀麥隆代表團，它的代表 Mr. Betayene 曾於一九六二年十月三日全體會議中聲稱，中國入會問題根本不成其為問題〔第一一四〇次會議，第一五三段〕。

一一三．事實上，這個問題並不是准許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而是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內權利的一個問題，因為中國自一九四五年以來就已經是本組織的會員國了。

一一四．此外，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合法權利是一項非常緊要的問題，它的解決已刻不容緩，因為沒有偉大中國人民代表的在場，要想解決諸如普遍徹底裁軍、禁止核武器、建立亞洲非核區等等緊急問題，實屬徒勞無益，毫不現實的。喀麥隆代表和那些想法相同的人們是不是真正相信世界問題可以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就能够有效地得到解決呢？如果他們真正這樣想，那就大錯特錯了。

一一五．澳大利亞代表於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六日會議中企圖勸誘聯合國會員國——包括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在內——不要支持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我們對於他所用的那些冷嘲熱諷式的所謂“論據”，表示驚異。顯然，澳大利亞代表，如同紐西蘭、巴拉圭、薩爾瓦多、委內瑞拉（剛纔不久）以及其他國家的代表一樣，完全處於——就像印度尼西亞代表 Mrs. Supeni 所說的那樣——“意識形態考慮”的影響之下。

一一六．澳大利亞代表以及那些和他臭味相投的人們，一般都反對社會主義，正在千方百計地詆毀埋

頭建立社會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為達此目的，甚至不惜使用誹謗手段。他們這樣就公開蔑視了聯合國內經濟及社會制度不同國家平等代表權的原則。

一一七．年復一年，以加緊“冷戰”、破壞國家間合作、破壞身為維持國際全面和平與安全工具的聯合國權威為政策的國家集團領袖——美利堅合眾國的代表們高唱捏造出來的同一老調以阻止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美國代表史蒂芬孫先生今年在其十月二十二日〔第一一五六次會議〕聲明中又重複了同樣虛構的陳腔濫調。

一一八．絕大多數的人類現在贊成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之合法權利。一九五二年，百分之七十出席並投票的代表團投票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本組織，而一九六一年，這樣做的祇有百分之四十六。我們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若干新會員國代表團會在本屆會主張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之合法權利的。

一一九．除了社會主義國家以外，許多不結盟國家——諸如印度尼西亞、緬甸、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印度、柬埔寨、錫蘭、蘇丹、馬利、摩洛哥、尼泊爾、迦納、索馬利亞、伊拉克、敘利亞、阿爾及利亞以及其他國家——都已經在本屆大會一般辯論時大聲疾呼地支持偉大的中華民族。

一二〇．在一般辯論過程中，伊拉克外交部長 Mr. Jawad 於一九六二年十月十二日曾經說過：

“中華人民共和國仍然被阻止佔據其在聯合國之合法席位。這種反常的情勢實在不能再事容忍。一個擁有古老而光明燦爛的文化並代表今日世界一般強大力量的國家竟然被拒絕代表中國人民出席本組織的合法權利，的確難以思議。”〔A/PV.1152，第二十一段。〕

一二一．Mr. Jawad 今天在他的聲明中又重申了這個意見。

一二二．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七日一般辯論中，柬埔寨外交部長 Mr. Huot Sambath 形容阻止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權利的政策是“不公道、不明智而又荒謬絕倫的”〔A/PV.1134，第八十六段〕。

一二三．今天，Mr. Huot Sambath 就在本次會議本人發言不久以前又重申了這些觀點。

一二四．依照白俄羅斯代表團的意見，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之權利這個問題就好像在一面鏡子裏一樣，反映了國際關係中兩種截然不同的趨勢：

一種趨勢以朝向和平、各國人民間合作、友好及正義邁進為目標，這是社會主義國家集團和主權中立國家所具有的特徵；另一種趨勢則以加強國際間緊張局勢並漠視聯合國憲章原則之文字與精神為其邁進目標，這便是美利堅合眾國及其伙伴們所共有的特性。就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本組織之合法權利問題而言，美國及其侵略集團的同盟國不僅不維護會籍普及原則以及不同社會制度國家平等參加聯合國工作的原則，反而採取無法無天的專橫武斷行動，其唯一目的在於阻止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之合法權利，單純地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

一二五．每當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權問題提出討論的時候，美國外交政策就顯露了它那冷酷無情的猙獰面目。美國外交政策的目的是在於反對各國人民想要達成真正自由與獨立、真正民主與進步、真正和平與合作的任何企圖。美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所採的態度，反映了美國統治集團之內為了要在經濟上、政治上與思想上稱霸世界而進行的鬭爭。美國現在已經有人要求“公開揭露那些把中國出賣給共產黨的人士”（我是引證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九日法國周刊 L'Express 所載文字）決不是偶然的。據我們看來，這些要求多麼荒謬絕倫！中國係由歷史和歷史的創造者——人民大眾，他們已打破了奴役與壓迫的桎梏——“出賣”給共產黨的。我們建議那些提出這種要求的先生們讀一讀蘇聯共產黨的綱領——這是我們時代最有啟發性的文件——從這綱領裏他們可以找出他們問題的答案以及他們政策所以失敗的原因。

一二六．美國侵略者正在替蔣介石反革命匪幫準備“對大陸的突擊”。這已從許多對華挑釁行為得到證實，而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挑釁現已成為美國外交政策的一個構成部分。因此，根據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七日中國報紙“人民日報”的報導，單單從一九五八年九月七日至一九六二年四月期間，美國軍艦侵犯中國領海凡一百四十四次，而美國飛機侵犯中國領空達一百六十一一次。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面對一連串挑釁行為所表現的耐心再度證明中華人民共和國想要維持遠東和平的願望。

一二七．最後，我有責任要說：如果本組織讓它自己受以美國為首的北約侵略集團的驅使，繼續漠視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之合法權利，那就要嚴重損害本組織的權威及其身為維持和平與安全之工具及促進國際間善鄰關係之全球性機構的效率。蘇聯政府首

長赫魯曉夫曾於大會第十五屆會宣稱聯合國“需要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樣一個偉大的民族，這樣一個強大的國家遣派代表出席並積極參加工作”〔第八八一次會議，第九十六段〕。

一二八．白俄羅斯代表團完全支持蘇聯代表團所提“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之合法權利”的決議草案〔A/L.395〕，並促請所有忠於聯合國憲章及其原則，忠於國際間和平共存與合作的理想的國家都投票贊成那個草案。我們還要請各位代表記住：如果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直接而積極的參加，亞洲或者整個世界上不會有任何一個重要問題可以得到解決。

一二九．聯合國的明顯責任與緊急任務是恢復法統與正義，把美國傀儡戲中的蔣介石傀儡從聯合國驅逐出去，同時請中國人民的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的代表——重新佔有其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

Mr. Muhammad Zafrulla Khan (巴基斯坦) 同任主席。

一三〇．Mr. UZAMUGURA (盧安達)：每當一個國家成為聯合國這個偉大體系的會員國並簽署了聯合國憲章的時候，它立即就接受了本組織的各項基本原則。如果人類想要實現他的精神和物質的期望，如果較為繁榮的國家想要聯合起來撲滅一切形式的貧窮，特別是所謂“年青”國家所專有但不受歡迎的發展不足的話，那末和平與安全乃是必不可少的條件，而維持和平與安全係屬所有會員國——不論獨立已久或新近始加入聯合國者——的責任。基於此種理由，本國代表團不得不要對現在我們面前這個緊急問題說幾句話。

一三一．這個問題的標題是“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之合法權利”；不過，一個國家加入本組織不是一項權利，而是一項特權，我們絕不應忘記這個事實。事實上，憲章第四條第一項明白規定：

“凡其他愛好和平之國家，接受本憲章所載之義務，經本組織認為確能並願意履行該項義務者，得為聯合國會員國。”

這樣看來，憲章祇說凡愛好和平之國家“得為”聯合國會員國，並沒有說它們當然成為會員國。因此，依照我的意見，我們面前這個問題的標題選得並不太恰當。這裏並沒有准其加入聯合國以“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

合法權利的問題存在；關鍵在於能否並應否將入會的特權賦予該國。

一三二．一個國家想要入會所必須履行的各項條件也明白規定在我剛纔引證的那一項內。首先，一個國家必須愛好和平；次之，它必須能够並願意履行憲章所載各項義務。

一三三．中華人民共和國符合不符合這些條件呢？這是我們首先要問的問題。不幸，答案是否定的。它使用武力對付它的鄰國，就在眼前這個時刻，它正進攻與它關係最好的友邦之一——印度。我們大家都知道西藏人民所遭遇的命運；他們被迫離別了他們的聖所，他們的風俗與傳統慘遭蹂躪，而他們自己也淪於流亡。我們也都知道中華人民共和國企圖對寮國與越南所進行的顛覆行動。它干涉聯合國駐韓軍的威脅也是衆所周知的。它訓練特務在他們本國內造成恐怖統治、散佈猜忌與混亂以腐化外國政府的政策，已不是一個秘密了。最後，目前印度與大陸中國之間的關係是否對後者有利呢？

一三四．大會無疑還記得這兩個國家於一九五四年所簽訂的互不侵犯條約。⁸ 那個條約裏孕育了五項據以建立亞洲友好新時代的基本原則。該五項原則是：和平共存、互相尊重領土完整與主權、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及平等互利。因此，兩個締約國承允了不得在任何藉口下使用武力。但是我們每天都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怎樣尊重那個條約的。

一三五．因此顯而易見，那個國家既不愛好和平，又不能也不願履行憲章所載義務，而最首要的義務便是談判——換言之，不得使用武力解決國際爭端。

一三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所提決議草案〔A/L.395〕不僅要求我們准許一個不能履行必要條件的國家加入聯合國，而同時爲了那個目的要求開除一個就其本身而言完全符合那些條件並且還是一九四五年金山會議上憲章簽字國之一的政府。

一三七．那末，我們是不是要違犯我們自己的憲章並准許使用武力呢？我們這個身爲小國安全維護者的組織一定要准許一個威脅此種安全的國家加入爲會員國嗎？有些發言人曾經表達了一種意見，認爲如果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在場，任何重大問題皆不能得到解決。相反地，本國代表團並不相信該國的在場會

在任何情形下推進我們所要進行的工作。事實上，毛澤東曾經說過：

“革命的最高形式是武裝奪取政權，是戰爭解決問題。”

這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府首長又說過：

“在死亡了的帝國主義廢墟上，勝利的人民將會很快地建立起一個千萬倍優越於資本主義制度的文化，並且替他們自己準備一個光明燦爛的未來。”

如果這不是替戰爭辯護的話，我實在不知道什麼纔是。要想請求一個把戰爭看得有這麼多好處的國家來對尋求和平作出貢獻，據我看來無異緣木求魚。

一三八．最後，還有人說准它加入聯合國會起一種使中華人民共和國變得溫和的影響作用。我們有權要知道，像我們這樣一個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擴張主義野心，並以保障所有國家不論大小和平與安全爲天職的組織，如何有效地去造成這種影響。

一三九．總結起來，鑒於該國不合憲章所規定的必要條件，本國代表團認爲沒有理由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從未佔有的權利，或准予此項特權。依照我的意見，我們應該開始確定一下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否能履行憲章所載條件。當它履行這些條件的時候，本國代表團將領頭歡迎它加入聯合國。不過在目前，我們不能支持蘇聯所提出的決議草案。

一四〇．主席：在我請下一位發言人發言以前，我想要提一提；特別有鑒於第一委員會的需要，如果我能够比現在格外知道得清楚一點，究竟有多少代表想要在本項目一般辯論結束以後參加對決議案投票立場的解釋，又有多少代表想要就決議案發言，那就大有助於我對未來會議的計劃。如果那些已經決定要發言的代表們——我這裏已有三人報名——在本次會議休會以前向秘書處職員表達他們的願望的話，那就有助於我以此爲根據來計劃未來的會議。當然，這決不阻止任何在較後時期決定要就這個項目發言的代表發言。我祇不過想要看一看目前到底有多少代表想要就決議案發言而已。

一四一．Mr. PALAMARCHUK(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現在讓我們假想一下——僅僅一分鐘——我們正在同偉大中國人民代表一起參加一次大會屆會，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五星紅旗正飄揚在聯合國大廈入口處的一根旗桿上。

⁸ 印度共和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關於中國西藏地區與印度之間貿易及交往的協議，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九日簽訂於北京。

一四二．這樣從那些支持美國的人們看來，美國過去用以——不幸在本屆會又復用來——延遲解決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之合法權利這個緊急問題的論據、動機與推理顯得多麼不切實際，甚至過於矯揉倣作！

一四三．美國胸懷惡意，冥頑不靈，不願正視一件事實，即自從一九四九年以來，中國所發生的一切，並非僅僅是政府形式的改變或國家名稱的更易，而是該國社會制度與國際立場根本變動。一九四九這一年標誌着中國真正獨立的開始；它見證到殖民主義者與帝國主義者統治中國領土的終結。

一四四．美國用佔領臺灣的方式企圖維持一個神話，說臺灣有個代表全體中國人民的政府——換句話說，中國唯一法律上的政府仍然是蔣介石政府，臺灣則是具體而微的整個中國國家。我們實難想像比這更荒唐的政治理論或比這更嚴重的違反聯合國憲章的事實。雖然看起來如此的矛盾，但這種政治伎倆的創導者卻是一個大國的政府，而這個大國乃係受聯合國憲章之委託，負責建立條件使正義與憲章所引起的義務得到尊重的國家。

一四五．當中國代表在金山簽署聯合國憲章的時候，他們的政府還統治着除了臺灣島——大家諒必記得那時仍在日本佔領之下——滿洲和某些其他領土以外的大部分國土，而聯合國從未懷疑中國對各該領土的宗主權。

一四六．試問現在有沒有這樣一個中國國家呢？有的。現在有一個無可比擬更為強大的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它的政府得到人民完全的信任，它的權威可以達到中國全部領土，惟被美國佔領的臺灣除外，雖則如此，中華人民共和國仍保有對該島的全部權利。誠如我已經強調過的，當中國簽署聯合國憲章的時候，臺灣仍在日本佔領之下。歷史曾經顯示，不管誰佔領了臺灣，中國總歸是一個強大而統一的中華大國。現在這個島嶼固然是在美國佔領之下，但沒有理由不讓中國當權政府成為中國人民的唯一代表。

一四七．很不幸有過一個時期在中國國家這株高材大木上長滿了蔣介石政權的葉子。但是現在大家都知道，革命的狂風已經把那些枯老殘葉全吹到臺灣島上去了。若干代表在這裏想要我們相信，臺灣島上的枯老殘葉依然滿佈中國那株高材大木之上，臺灣仍然代表整個中國。

一四八．我們深信，唯有從大會堂裏中國人民真正代表的口中，纔能像永無窮盡的泉水那樣流露出該國人民的智慧，並表達該國的真正生活。這難道是件可怕的事嗎？我想不會的。

一四九．美國代表以及在這個問題上跟美國走的各國代表們啾啾不休地重複他們的說法，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會像他們所說的那樣，要在聯合國會員國大合奏裏發出走音的音符。他們甚至向大會證明：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之合法權利就等於准許“一個新的怙惡不悛的份子”加入本組織。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代表們的這種態度是毫不足奇的，因為就像在許多其他情形下一樣，它反映了他們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所抱深惡痛絕甚至憎恨的近乎病態的心境。而整個聯合國的存在要點恰巧就是讓社會與經濟制度不同的國家都有代表參加。聯合國必須鼓勵以和平方式解決這些國家之間的爭端促進其和平共存，最後並創造社會與政治制度不同國家間進行競賽的條件，從而幫助鞏固和平並把戰爭從人類生活中消除。

一五〇．爲了大家所熟知的理由，這並不是大會第一次討論這個重要而緊急的問題，即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之合法權利，並將沒有得到中國人民授權在此國際論壇，或就此事而言，在任何其他場所代表他們利益的人士從本組織及其所有機關驅逐出去。

一五一．在過去十三年中，中國人民被拒絕了他們在聯合國的權利。十三年來，蘇聯及其他所有愛好和平的國家，在聯合國裏以及在整個世界上，針對着美國統治集團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所採敵視政策進行鬭爭。

一五二．那些主張恢復中國在聯合國權利的人們不僅對偉大的中國人民，並且也對聯合國盡了他們的天職，因為他們充分明瞭那樣一個結局必然會加強本組織，增加聯合國權威並使它具有更廣泛的代表性與普及性。

一五三．美國在這裏用以反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權利的論據並無絲毫新鮮之處。美國接二連三地以危言威脅大會，說那些來自臺灣不代表任何人的先生們一旦離開了聯合國，遠東立即便有爆發戰爭的可能。它又說，把蔣介石代表從聯合國開除出去就表示“默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對臺灣的進攻，那勢必要對和平造

成重重的危險後果。不幸，去年在美國壓力之下，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之合法權利這一問題沒有得到解決。一年已經過去了。但是這一年的時局顯示：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之合法權利這一問題遲延未決的事實——這種事實實在不能再事予以容忍了——卻被蔣介石集團解釋為並理解成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軍事掠奪的一種激勵。事實上大家都知道得很清楚，因為對這件事已經說得很多寫得很多，臺灣方面正在籌劃可疑的陰謀以便使“蔣介石猛虎撲向中國大陸”。最近一份美國報紙登載一位記者的報導說，除其他事項外，反攻大陸的戰爭呼號竟然出現於臺灣啤酒瓶的標籤上和公共汽車的車票上。

一五四．今年夏天，臺灣進行着大規模的冒險準備。島嶼南部的軍隊被遣調到更靠近臺灣海峽的地區，登陸艦艇業已整裝待發，而蔣介石集團對其所覬覦的地區也忙着擬訂管理計劃。顯然蔣介石和他的集團並不是在單獨行事。臺灣的武士們公開談論到軍事會戰，顯然依賴美國統治階級的支持。

一五五．這顯示什麼呢？這顯示由於聯合國找不到解決的辦法，蔣介石集團便可以繼續在遠東玩弄危險的把戲，並且在美國直接支持之下，正在替世界大戰準備着一個繁殖場所。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卻保持相當程度的自制，儘管美國在臺灣建立了軍事基地，在臺灣沿海面維持了一支艦隊，並從臺灣派遣飛機侵入中國領空從事間諜任務。面對這種真正的危險，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難道還沒有理由採取步驟以防止在距離大陸僅約一百五十公里的臺灣島上建立侵略性的基地嗎？

一五六．我們在大會裏討論這個緊急問題已經快要結束了。我們注意到有一些代表顯然理解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不能被排擠在聯合國以外的，便開始故意或無意地散佈“兩個中國”的思想。例如我們可以從中非共和國、上伏塔、塞內加爾和日本的代表們以及緊接我以前的發言人在本屆會所發表聲明中找到這一種趨勢的痕跡。

一五七．但是並沒有兩個中國的存在。祇有一個中國，那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而臺灣島是大中國的一個部分。因此並沒有准許一個新會員國加入聯合國的問題，而是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本組織之合法權利的事項。就解決這個問題的緊急性而言，那毫無疑問是一個重要問題。若干不同地區國家的代表團皆已

在其陳述中承認了這一點，但有一項保留，即對這個問題必須以三分之二多數始能作出決定。

一五八．可是人人知道聯合國會員國意見之紛歧不在於中國代表權的改變問題應否由簡單多數或三分之二多數決定。問題關鍵在於中國人民應否有代表出席聯合國，或本組織應否寬容美國旨在阻止中華人民共和國獲得其此間合法席位之權利的自私而危險的陰謀伎倆。

一五九．從這個事實我們可以得到些什麼結論呢？那祇能有一個結論：就是那些要求中國代表權的改變應由三分之二多數予以決定的國家完全以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為其動機，因為憲章從未提及一個代表團代表其國家的資格須由三分之二多數予以決定的說法。憲章亦未規定容許在違犯大多數會員國意願之下讓一個不代表任何人的代表團——我是指蔣介石的代表們——出席聯合國的情勢。因此，那些堅持三分之二多數的人們絲毫不以聯合國憲章為念，而卻處心積慮於如何無限延期地遲延中國人民的真正代表出現於本大會堂。那些真心誠意贊成恢復中國合法權利的人們自然支持解決這個問題的法定程序——即由簡單多數來決定。

一六〇．美國拒絕承認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在國際法上完全沒有根據，同時也是一種專賴阻礙歷史進步的保守政策之另一表現而已。美國把這個問題的解決當作“聲譽攸關”的大事來看待是十分錯誤的。當世界命運之存亡最後繫於一髮之時，根本就談不上什麼聲譽的“投降”或“勝利”，因為任何減少戰爭危險，加強和平並使國際間關係正常化的步驟就是一個偉大政治家風度與智慧的步驟，歷史將永遠會記住那些在我們這個動盪的時代裏能擔當他們對人類所負責任的偉大人物。如果聯合國大多數會員國真正想要在現時代內建立國家間關係的新原則，它們就會投票贊成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之合法權利。

一六一．烏克蘭代表團同意這樣一個意見——它自己曾時常促請注意這一意見——就是如果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參加，諸如普遍徹底裁軍一類的重要國際問題之審議與解決就要受到妨礙與遲延。

一六二．但是我還要想強調一點：即使聯合國能够在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參加的情況下解決了一些目前或未來的國際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權利仍然應該予以恢復，因為本組織正在繼續不斷地准

許新國家——不論其社會制度為何——加入為會員國而朝向會籍普及的目標前進。

一六三．因此，本國代表團將投票贊成蘇聯代表團所提決議草案[A/L.395]，該草案主張應該把蔣介石代表從聯合國所有機關開除出去，同時邀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代表佔據中國在聯合國之席位。

一六四．Mr. GARCIA INCHAUSTEGUI (古巴)：在大會這次第十七屆會裏，我們再度面對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之合法權利這個問題。

一六五．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本組織創始會員國之一，且係安全理事會的一個常任理事國。

一六六．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就像在我們的祖國一樣——也像在世界其他部分所發生的那樣——都曾進行過勝利的人民革命。英勇的中國人民，為了爭取自決權，曾不惜犧牲生命，面對着外國統治者以及外國統治者所豢養的國內走狗，進行鬭爭。他們手握武器，有時甚至手無寸鐵，把剝削者趕了出去，並且把他們的國家引導到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上。那個英勇的人民曾經不斷遭受——就好像其他民族所曾遭受及現仍繼續遭受的那樣——帝國主義者的搗亂為難，其理由與帝國主義者要對所有那些成功地反抗帝國主義統治和影響的人民進行搗亂為難的理由完全相同。儘管搗亂為難，中國人民已經大力地並將繼續努力從事建造一個嶄新的社會主義社會。

一六七．但是，美國帝國主義者並不以違反聯合國憲章一切原則直接對中國從事搗亂為滿足，亦不以派遣一支艦隊到那個國家去為滿足，甚或對其非法佔領中國一部分領土——福摩薩島——把它改變成為反對中國的侵略基地一舉，亦心有未甘。美國帝國主義者還更進一步；它把這個國際組織用來作為實現其陰謀詭計的工具，並違反憲章原則，阻止中國合法代表前來參加我們的行列。此種非法行動業已破壞了聯合國的代表性與國際權威，限制了在此達成的各項協議的有效性；並且由於讓好幾位不代表任何人的先生們出席會議，我們的代表性益形減弱。

一六八．中國的社會制度——像世界其他地區的其他社會制度一樣——不為美國政府所喜。任何制度，要是壟斷企業在其中絲毫沒有地位，就要遭受美國政府的侵略與陰謀危害，這乃是天經地義、十分自然的現象。

一六九．聯合國——誠如我們以往幾次曾經在安全理事會所說的那樣——乃係許多社會制度不同的國家在對納粹法西斯主義進行共同戰鬪中逐漸壯大而成的，現在正是時刻，讓美國認識到它的不願意接受生活的現實，它的不願意接受人民所期望並維護的理想，除了導致國際關係的更大緊張與更多的困難以外，實將有弊無利。如果美國不理解這一點，那末在此出席的其他主權國家，包括美國的同盟國與友邦在內，應該試圖使它理解。一個文化古老並擁有六億五千萬以上人口的國家，僅僅因為美國不喜歡它的社會制度而被拒絕了它在這裏的代表權，實在沒有任何道義、法律或實際上的理由。

一七〇．有些人曾經玩弄手法，把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合法權利這個問題當作准許一個新會員國入會的事項來看待。這完全是一種陰謀伎倆，旨在阻止中華人民共和國取得自從一九四九年以來一直在要求的，憲章賦予每一會員國的權利。

一七一．美國反覆地稱呼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侵略國家，好像它不是一個事實上愛好和平的國家。但是，那些用這個名稱稱呼中國的人正是那些把艦隊駐紮在離他們自己領土凡數千哩以外的地方以便對中國搗亂為難的人，也正是那些現在佔領着臺灣、佔領着南韓、干涉着越南國內事務並對那個英勇人民進行侵略的人，同時也是正在目前進攻古巴的人。這種片面的譴責實在太離譜了，特別是因為提出這種譴責的國家自己就曾有過久遠的侵略紀錄。

一七二．我們曾聽到許多發言人——包括諸如柬埔寨及尼泊爾等中國鄰邦的代表在內——說他們贊成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權利。

一七三．古巴和它的亞洲兄弟國家維持着友好的外交與商業關係，並對中國人民與其政府給予我國人民與其政府的協助和支持表示感激。我們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愛好和平的國家，我們請本組織的會員國都投票支持蘇聯所提出承認中國唯一國家——首都在北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合法權利的決議草案[A/L.395]。

一七四．Mr. MENSNIKOV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蘇聯代表團在聽取了四十多個國家就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之合法權利問題所發表的陳述以後，並鑒於上星期所發生的國際情勢，認為有必要行使答辯權發言。

一七五．美國史無前例的侵略行動正把世界拖進了危急狀態，同時也使許多人民看清了他們以往所未曾面對或不肯面對的事實。世界正在凝視熱核戰爭的陷坑。它還站在這個深淵的邊緣。在這樣一種極端嚴重的情勢下，每一個人，尤其是政治家、政治領袖與聯合國會員國代表們，都需要具備極度的現實主義感、清醒與意志，不僅用來面對事實，並也用來替維持和平的利益服務。

一七六．蘇聯政府所採並於赫魯曉夫致甘迺迪總統函中所載列的各項行動，替解決一項對和平具有莫大嚴重後果的危險情勢提供了合情合理的辦法。我們希望美利堅合眾國所提關於不對古巴進行侵略及解除封鎖的保證能夠付諸實施，並希望美利堅合眾國將停止對古巴國內事務從事任何形式的干涉。

一七七．美利堅合眾國所製造的古巴危機給了我們一個現實主義的教訓。國際事件必須從事實的角度來加以觀察。如果我們用現實的眼光來處理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之權利這一問題，便不難看出中國——本組織創始會員國之一——這個偉大的國家，目前正在憲章各項規定以及正義的最基本要求橫遭違反的情形下，被剝奪了參加投票的權利。即使那些反對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合法權利的人也不能否認這一無可爭辯的事實。這樣一種完全反常的情勢必須立即予以糾正。

一七八．蘇聯經常強調一個事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參加，對最重要國際問題——包括裁軍問題、改組聯合國以及許多其他事項在內——的解決，乃是必不可少的。

一七九．我們欣然注意到大多數發言人表現出對這個事實的理解。這是某些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維持外交關係的美國同盟國和美國自己在解決各項——特別是亞洲的——緊急國際問題必須予以權衡的事實。

一八〇．那末為什麼每當討論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參加聯合國工作的時候，美利堅合眾國及其支持者就要拒絕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享受其合法權利呢？為什麼在目前正討論一個其解決與否攸關世界命運的問題的安全理事會裏，還是由不代表任何人或任何東西的先生們佔據中國人民代表的席位呢？這樣一種情勢是否符合國際現實、和平的利益以及聯合國的利益呢？當然不符合。

一八一．有些反對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合法權利的人們，竟然和現實脫節到了這樣一個地步，以致在辯論中說是十三年前被中國人民趕了出去，而整個時期託庇於美國艦隊保護之下始能立足於臺灣島上的蔣介石集團，纔有權代表中國出席聯合國。

一八二．但是毫無疑問，唯有受了美國軍事支持的蔣介石集團纔能够盤踞在現已變成一個侵略性的軍事基地的臺灣。今年，美國對蔣軍的軍事援助突然大量增加以及臺灣方面軍事準備工作加緊的事實，已不再是什麼秘密了。美國源源不斷地把武器與軍需品運往臺灣。蔣介石集團從美利堅合眾國方面接獲了新式導彈與噴氣飛機以及可以載運坦克和軍隊到大陸去的登陸艦艇。

一八三．美利堅合眾國政府的這些活動是從一個強迫割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上針對着中國合法政府發動的。美國政府顯然認為把臺灣改變成軍事基地一事完全是正常而合法的，誠如他們在其官方聲明中一再強調指出的那樣，蔣介石集團的領袖們正準備使用該軍事基地來進犯大陸並對中國人民從事武裝鬭爭。

一八四．美利堅合眾國不僅沒有宣佈對臺灣實行武器禁運，倒反而派遣一支艦隊前往該島以便保護蔣介石僱傭兵並幫助他們執行其侵略計劃。

一八五．美利堅合眾國顯然認為它有權在任何國家，甚至在整個世界上，到處為所欲為，以主人自居。大會決不能鼓勵這種錯誤而危險的想法。

一八六．聯合國會員國在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合法權利這一問題上必須拒絕追隨美利堅合眾國來表現它們真正的政治家智慧與面對事實的能力。

一八七．在這方面，我們可以注意到美國代表史蒂芬孫先生在其聲明中曾企圖恐嚇那些認為立即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本組織之合法權利乃屬必不可少之舉的各聯合國會員國。他別有用心地指責訓斥所有那些就此一特殊問題膽敢在聯合國裏與美利堅合眾國政府意見相左的人士。當然，史蒂芬孫先生的呼籲是符合美國政府的一般政策的，但——這一點非常重要——卻完全違反了聯合國憲章與國際合作的理想。

一八八．史蒂芬孫先生的演說證明了蘇聯關於美國對華政策真正立場的揭露完全正確。美國政府反對立即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之合法權利的各項聲明純粹導源於美國政府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所建立的社會制度的厭惡。

一八九．史蒂芬孫先生以及若干發言支持他的觀點的代表們，竭力想把大會審議中的這個問題的討論，轉變成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合法性問題的討論。但是，美國代表以及在這件事上支持他的其他代表們絲毫沒有任何資格來決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合法的還是非法的。這個問題早已由中國人民決定了。

一九〇．中國人民或任何其他獨立人民決不會爲了要討好美利堅合衆國政府而改變其社會與政府制度。企圖轉使大會討論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合法性的這件事本身就構成對中國國內事務的蠻橫干涉與對聯合國憲章文字與精神的粗暴違反。

一九一．那些在這個講壇上支持美國政府企圖阻止立即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權利的發言人顯然不是把事實或常理而是把其他考慮作爲他們聲明的根據。在尋求隨口編造至少像點樣子的理由以支持他們的立場的時候，除了他們的態度與事實完全風馬牛不相及之外，他們自己之間也無可避免地自相矛盾起來。其中有一位主張中華人民共和國必須重新申請加入聯合國，好像中國根本不是本組織的一個創始會員國一樣。另外有些人則承認這是一個代表權的問題，是誰有權代表中國人民在聯合國發言的問題。若干反對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權利的人士一方面固然承認那個事實，一方面卻突然要求這個問題不應該像憲章所規定的那樣由簡單多數來決定，而應由三分之二多數來決定，儘管他們對此項要求不能提出任何合乎情理的理由。

一九二．聯合國有責任決定這個很清楚的問題，毋再遲延：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之合法權利並拒絕美利堅合衆國的反對以及那些在這個問題上支持美國的人士們所策劃的一切自相矛盾的陰謀詭計。

一九三．蘇聯政府已經向大會提出了一項決議草案，其中規定把蔣介石集團人士從屬於中國人民的席位上趕走，並邀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代表來佔據各該席位。蘇聯的這種立場獲得廣泛的支持與了解。它得到所有那些真心誠意以加強國際和平與安全、遵守聯合國憲章及建立基本正義爲己任的人士的支持。它得到那些認爲剝奪中國人民在聯合國投票權利一舉既非法亦不能容忍的人們的支持；它也得到那些承認有必要面對國際生活現實、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參加各項高度重要國際問題——諸如與聯合國活動本身有

關的各項問題——之解決乃係一項迫切需要的人們的支持。

一九四．那些面對現實與關心和平前途的各國代表團無疑將投票贊成蘇聯提出的決議草案[A/L.395]。

一九五．主席：我現在請印度代表行使答辯權。

一九六．Mr. CHAKRAVARTY (印度)：我很抱歉要在這次辯論中再度插言，但我們認爲有必要回答阿爾巴尼亞代表今天早上[第一一六〇次會議]所提出的兩點，以便使紀錄正確無訛。

一九七．首先，我要明白說明，印度軍隊並沒有發動攻勢。印度軍隊在中國強大攻勢之下全線退卻，這一個事實足以證明我們既沒有準備進攻也沒有準備被攻。大家都知道，侵略者總是在他自己隨意發動的攻勢初期佔到便宜。中國軍隊所使用的武器種類，包括使用坦克在內，顯然證明發動大規模預謀攻勢的是中國人而不是我們。

一九八．次之，阿爾巴尼亞代表也曾提到中國最近提出的建議。這些建議是極度口蜜腹劍的，因爲建議的要點是雙方軍隊均應從目前實際控制線後撤二十公里。意思說：中國軍隊從他們在我國境內所已到達的各點後撤二十公里，從而保住了他們侵略行動的果實。反過來，我們被要求在我們自己的國土內，不作任何的抵抗，再向後撤二十公里。顯然，這樣的建議我們是絕對不能接受的。這種建議必定迎合中國人的要求，因爲它將使他們能够繼續停留在印度腹地，並且乘着談判的時機，鞏固他們的陣地。

一九九．如果中國人真正想要和平解決這個問題，他們就必須接受我們合乎情理的建議：那就是他們必須恢復一九六二年九月八日他們開始進一步侵略以前所存在的原有狀態。然後我們纔準備和他們談判。

二〇〇．主席：除了有人要代表中國行使答辯權以外，本項目的一般辯論到此爲止。下次會議，等到中國答辯以後，我們便處理決議草案[A/L.395]。本席首先要請那些業已登記或可能登記想要在表決前解釋投票立場的代表們發言，然後表決以後，再請那些業已登記或可能登記想要在表決後解釋投票立場的代表們發言。

午後六時零五分散會